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莊絅明

東坡全集卷四十三

宋 蘇軾 撰

論十一首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

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没諸子各以

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寛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三字一作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

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末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獘猶可以霸嗚呼

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

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刼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

乗其虚者矣諸侯乗之於内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𡰥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葢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寛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闘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

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

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

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

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悦顔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

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説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

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厯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

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茍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耼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

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

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

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

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

意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

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

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强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

房擻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

仲尼聖人歴試於天下茍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名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

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

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

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

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

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

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

小吏治刑獄使絶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

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已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

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

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桑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

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茍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壯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

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

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

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

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兖南收荆豫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刼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

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讐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

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温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

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
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
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鬬奪取其好之不可
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
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
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

聖人之道葢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顔淵豈亦云爾哉葢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

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
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
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
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
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
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
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

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

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

東坡全集卷四十三

東坡全集卷四十四

宋　蘇軾　撰

論十一首

思治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

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邊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

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强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

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産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宫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

制宫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

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論議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

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

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内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

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

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説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踈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

為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敎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

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

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天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説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正統論三首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

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

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晉梁失

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强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絶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絶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

者則君子不忍絶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簒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簒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

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邪以天下有君為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

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柰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

下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

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

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

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辠而

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閏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説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

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

之所謂霸統也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

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

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

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廹人者其智淺廹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廹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

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

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敢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茍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乗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

高后臨朝擅王諸吕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吕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吕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

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暌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

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
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
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
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
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
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
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
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

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晋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盡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

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太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及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

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甍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

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

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

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懐子曰主茍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為桀跖者以内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强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顔亦然其所以為堯顔者以内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

物也虎火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

自上恐辛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為之推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濕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翁然如雲烝於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配乎水

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火則化而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刳心以

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絶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别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絶域齧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窓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絶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

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來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砥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

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為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

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牀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却慮掃滅座相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五臟圖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脣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

嚥復前法閉息内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

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為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為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寛虚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内觀漱錬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

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續養生論

鄭子産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狠故為小

入予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濃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

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
人論内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
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説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
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
色外誘邪淫内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
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
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
動於内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

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説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

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益於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内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故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

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玄膺必歸於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支浹於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内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鄧玉麟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

宋 蘇軾 撰

制策二首

御試制科策并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兹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寛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歳以来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决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虚生縁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吕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繇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虚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

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令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

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令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

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

具令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

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

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令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

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令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禄而

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

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簞從飢寒之民

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方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

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腱非不栲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

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契丹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勁敵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令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

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

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敘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来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

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虚生縁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

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陰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陰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

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鄰敵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呴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隂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

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説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竝列而别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吕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

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
之說乎䖏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
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
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
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
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

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輙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

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

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

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

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剥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

名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

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

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

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匄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寛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問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

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令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

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

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
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葢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
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
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
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
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
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
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

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

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説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

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令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令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

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令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

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令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令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

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
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
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
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
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
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
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
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

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

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歴以来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欲速而壊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

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令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

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令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令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令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説矣是

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令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令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

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

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

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令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闗揩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令以為笑矣陛下觀令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

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葢以為其人可與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作合作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

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来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

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

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